

陈望道 编

采和豆



輯特念紀卷一白太

畫漫和文品小

編道望陳

本书根据生活书店1935年版复印

小品文和漫画

陈望道编

*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

上海影印厂印刷

1981年6月 1-24000 (14-1) 定价 0.80 元

輯前致語

現在是小品文和漫畫在中國的流行期，也是小品文和漫畫在中國的轉變期。種種爭論，大概都由轉變激成，並非像一般人所想像的單是爲了流行。這個特輯，就是一個見證。我們從這特輯中間不但可以看見各位作者最近的見解，也還可以看出一個差不多一致的動向。就是關於小品文和漫畫的各個方面，這里也差不多都已經說到。假使通體地讀，一定可以得到小品文和漫畫的綜合的知識。

我們這次籌備特輯，時間非常短促，像發信徵求，像集稿，像編排方面都不免有些不周到的地方。發信徵求我們雖然竭力求其普遍，但因全國作家最近的地址一時找不齊，到底未能普遍發。集稿期又嫌距離發信日期太近，有些作家出門，等到信轉到時，已經過了集稿期。因爲這樣，稿子就多不能在預定的期間收到，我們這里只有隨到隨排，把收到的順序來做編排的順序。但是我們這樣急促徵求的結果，也還收到這樣五十多篇的文章。這不能不感謝各位作家的熱心。

我們極高興的，把它來贈給「太白」的讀者，讓讀者從這小品文和漫畫的評述上面也得到了一點時代的消息。

編者 三月十日

目次

小品文和氣運·····	茅盾	一
由雅人小品到俗人小品·····	伯韓	三
漫談「漫畫」·····	魯迅	一〇
漫畫與多彌哀·····	許幸之	二三
幽默和諷刺·····	吳組綸	二五
小品文雜說·····	周木齋	二八
漫畫與卡通影片·····	凌樹	二五
小品文雜感·····	郁達夫	二九
關於小品文·····	葉聖陶	三二
對「小品文」的小意見·····	佛朗	三六
我的畫具·····	半子惜	三九
小品文的前途·····	王任叔	四七
小品文拉雜談·····	唐弢	四九
小品文往那兒走·····	陳醉雲	五五

夢與小品文和漫畫·····	孫俊工	五
我的漫畫理論·····	黃苗子	五
我的胃口·····	臧克家	六
關於小品文·····	許欽文	六
我這樣期望着自己·····	柯 靈	七
「寫點小品文罷」·····	李輝英	七
小品文對於我·····	何穀天	八
科學小品文和我·····	劉薰宇	八
大處入手·····	徐懋庸	九
滷·····	洪 深	九
我對於太白半週年的感想·····	柳亞子	九
沉說小品文·····	周谷城	一〇
小品文的一種看法·····	小 默	一〇
我還是形式主義者·····	金滿成	一〇
我對於小品文的偏見·····	洪爲法	一〇
一個讀者底話·····	蒯斯曠	一一
走入了魔道的小品文·····	熊昌翼	一一
漫畫的根本問題·····	馬國亮	一二

我們所要讀的小品文·····	錢歌川	一二七
小品文的社會的風格·····	許傑	一二九
公安竟陵與小品文·····	陳子展	一三三
小品文與革命的浪漫主義·····	伍蠡甫	一三五
漫畫概論·····	黃士英	一四一
我畫漫畫的經過·····	張謇	一四四
「小品」的小品·····	沈起予	一四八
人各一見的小品文·····	馬宗融	一五〇
漫畫而又漫畫·····	且介	一五三
爲小品文祝福·····	傅東華	一五五
我對於小品文的意見·····	蘇紺弩	一五七
我寫科學小品的經過·····	賈祖璋	一六〇
目前科學小品的格調和內容·····	庶謙	一六三
怎樣寫歷史小品？·····	曹聚仁	一六九
略談「小品文」與「漫畫」·····	胡風	一七三
我對於科學小品的一點淺薄的認識·····	柳湜	一七七
我們需要怎樣的小品文·····	王淑明	一八二
關於小品文和漫畫·····	孫席珍	一八五

我應開始寫小品文的·····	王以友	一七
小品文的路向·····	陳以德	二〇
我們需要小品文和漫畫·····	葉紫	二五
小品文問答·····	鄭伯奇	二八
小品文·····	南父	二三
小品文之弊·····	謝六逸	二七
天嘲自嘲·····	孫福熙	三〇
小品文和漫畫·····	萬迪鶴	三三

小品文和氣運

茅盾

我不相信「小品文」應該以自我中心，個人筆調，性靈，閒適，爲主。

一個時代的「小品文」也有以自我中心，個人筆調，性靈，閒適爲主的，但這只說明了「小品文」有時被弄成了畸形，並不能證明「小品文」一生來本是畸形或應該畸形。

把「小品文」的這種畸形認爲天經地義的人，其實也是不自知的鋼蔽，或者是雖經人指破却不肯認賬。其始，他總自信他之所以如此這般主張者，因爲他尊重自己的性靈，——換句話說，就是他的純粹的「自由意志」。後來，「自由意志」的肥皂泡一經戳破，原來倒是幾根無形的環境的線在那裏牽弄，主觀超然的性靈客觀上不過是清客身份，於是好像扮老虎的小孩子正在興頭上被人家扯下了老虎面孔，不得不用四個指頭來拉大了嘴巴撐大了眼睛，用有意的做作代替了先前忘記是面具的面具了。自我中心，個人筆調，性靈，閒適等等，於是就演到了最後一幕。

然而即使到這最後的一幕，也未便認爲只是個人的動作；這還是社會氣運的反映。明人

小品之特別被中意，就因為兩者的社會氣運有若干類同。但是也因為「類同」之中仍有重要的根本不同在，所以現在的「小品文」園地裏就有非性靈非自我中心的針鋒相對的活動。

由雅人小品到俗人小品

伯韓

一看到小品兩個字，就覺得有幾分名士氣的模樣，這大概是由於中國歷史上寫作小品的作家，多半是所謂名士的緣故吧。名士，是多麼風雅的名兒，其實也就是一種紳士罷了。他們比普通紳士不同的地方，就是多讀了幾句書，曉得布置一間美妙的書齋，邀集三朋四友，吟風弄月，或者賣弄聰明，說幾句俏皮話，或者還搭上什麼姑娘們，弄出種種的風流韻事來，這都算是他們的風雅。他們這種無拘束的生活，是和那種道學派的紳士不免衝突，因此他們寫出來的文字，也是和那種載道的文章不同。他們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文章。他們是寫來消遣，不是載道。這種文章，向來便叫做小品。這種文章的形式既非常隨便，所表現的思想也比較自由，讀起來好像和朋友們閒坐談天，也時常有奇警的語句，驚人的思想，說得娓娓動聽，比較那些千篇一律的沉悶的道學文章，自然是受人歡迎。不過他們無論怎樣冲破封建禮教的藩籬，所達到的不過是紳士們的幻想。

因為小品文過去原是有閒階級的玩弄品，所以至今還形成一種對於小品文的閒適觀。有

人說：與小品文相當的英國字是 Familiar Essay，其中的 Familiar 就應當翻譯作「閒適」。他們並且把作家的理想生活描寫得十分閒適，比方說「要有一個安心工作的書房」，「要冬天有火爐，夏天有浴房，要有一個小花園的好家庭」，「要有好廚子，好老仆」，「要有几棵竹樹梅花，要有我個人的自由」等等。這種閒適觀自然不完全是當代少數文人杜撰出來的，但也不能因為有人說現代的中國小品文淵源於三四百年前的明人小品，就斷定完全是舊有傳統的影響。

其實，中外文人同樣是有這種觀點的；就是因為小品文的產生，同樣具有某社會情狀的緣故。比方西歐小品文的發展，從法國開始，那時是在法國大革命後，新的有閒階級的小康之家，大大地繁榮起來，他們需要這種消遣的文字。而作家們要創作一種給人家消遣的文字，頂好是從一種比較悠閒的生活中，也用消遣的態度寫出來。所以廚川白村定義小品文道：「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茗，隨隨便便，和好友任心談話，將這些話移在紙上的東西，就是 Essay」。這種外國的閒適小品傳到中國來，恰好投合了中國的需要，所以誘發了現代中國小品文的大批製作，並且形成了對於小品文的閒適觀。現代中國的小品文，受了外來影響的證據，從作品中所常有的異國情調很

明顯地表示出來了。

不論是舊的傳統，是新的傳染，總之小品文這東西，還沒有完全脫離消遣物的意味。說小品文是言志的，和載道之文對立起來，以及說小品文是主觀的文學，等等論調，似乎也是閒適觀那一類的道理。不錯，小品文是言志的，但言志之中便載了「道」，天下沒有無「道」之「志」，儘管你「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但總而言之，言志是不知不覺地載了道了。而且，這種的事，是一切文學所共有的，並不是小品文所獨有。至於小品文是主觀的文學，這句話更不好講了。一切文學，無論怎樣的形式，都不能不通過主觀而表現出來，不止是小品文這樣；但一切文學，都同時反映了客觀現實，而且有時還具有改造它的反作用，可見得並沒有什麼主觀的文學了。有，就只有那種故意逃避現實的文人所提創的一種流派。這，嚴格說來，只能算是主觀主義的（或個人主義的），而不能說是主觀的，因為並不能離開客觀，這也等於言志派不承認「志」中之「道」，「志」與「道」的不能統一，換句話說，也就是「主觀」和「客觀」的不能統一。既然逃避現實，無視客觀，「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悠然閒適的心情，也就不會被什麼東西擾亂了。在這種環境製作些小品文字來，豈不是一些極可珍玩的消遣品麼？

如果現代中國的小品文，全部都是這種無聊消遣的作品，如果小品文根本就是僅僅適合於消閒的東西，那末，我們爲大多數民衆着想，不但是不要提倡小品文，而且要拿起大禹王一樣的雄心，把當前小品文的洪水消導下去。

現在，的確有不少的人，對着這小品年的時運心懷憂懼。他們，有的在學術上，憂慮着淺薄文字的流行，妨害了有系統的專門著述之發展；有的在文學方面，憂慮着小文章的風氣，要掩沒了偉大作品產生的道路。

然而小品文的園地，畢竟也有人栽種了一些新的花草，與那種個人主義的閒適小品同時生長着。雜感式的小文，實生活的速寫，差不多到處可以碰見。這些，雖不見得都製作得精緻好玩，但很不少是能夠說出大衆心坎兒上的話的。最近，還有人提議撮合科學和小品文，結起婚來，居然也產出了小寶貝——科學小品。這使我們對於小品文更感到無窮的興味了。

小品文的流行，看起來並不是完全由於閒人增多的緣故。從而小品文本身的發展，也早就突破了個人主義的狹隘範圍。所謂「生活的小品文」這東西，無疑的是在成長，而且要漸漸地代替那「消遣的小品文」的地位。

芥川龍之介把點心比小品文，人家都說他比得好。但點心這東西，也有人把它當作正

餐，比方在街頭買兩個燒餅充飢的人，就很多。新的小品文的理論，便建築在這個燒餅供給的地基上。不過燒餅到底比不上點心的名貴，像那玻璃櫃裏花花綠綠的雞蛋糕，才算得上雅人的小品，才能夠取得雅人高士的好評，燒餅這粗糙的東西，總難免引起他們的嫌厭。科學小品還是新生的嬰孩，並且和文學小品似乎各有地盤，不相關涉的模樣，所以還不會引起文壇的普遍的注意。其他的雜感小評之類，就已經被我們的批評家另起了名兒，名之曰雜文，以表示其不是小品正格，好像燒餅只合擺在街頭小販的擔子上，而不配陳設在他們的點心盤子裏一樣。

腦子裏和肚子裏都感着飢餓的人們，到底在高價的雞蛋糕與廉價的燒餅之間揀擇什麼呢？燒餅雖然粗糙，充飢的使用價值也不會差到那里去。雜文和科學小品也許缺乏濃厚的藝術性，但其社會價值不能不說很高，只要真的不是爲着無聊消遣。不過，技術的改進，倒成了寫作小品者的中心問題。

「生活的小品文」既然產生了，小品文的流行便毫不奇怪，而且也用不着慨嘆。小吃固然和正餐可以並存，小品文又何嘗會妨害「大品文」的發展呢？只要主觀方面不在「言志」與「載道」之間劃一道鴻溝，我相信隨便談談或開開玩笑的小文章和那嚴肅而系統化的大著

作，是可以統一起來，而且要相互增補它們的作用的。

關於小品文的評價及其動向的考察，似乎沒有多大的疑義，只是技術的改進是不是成了寫作小品者的中心問題呢？這話僅是一般地說，因為現在是新添了許多研究科學的人來寫小品，這些人的文學素養自然不是人人都很深厚，因此表現的手法還得時時注意研究，沒有旁的意思。至於談到科學和文學的相互滲透，科學與哲學的相互滲透，等等理論問題，誠然是很重要，但那也不是小品文一隅的問題了。

雖然我不願意走得更遠，但也不妨把我關於這幾個問題的意見的輪廓，附帶地說一說。科學和文學的相互滲透，一般地說，自然是文學的科學化，但我以為這大致還不過是重溫十九世紀自然主義文學的舊夢，雖然現在是加上了要接受社會科學的影響了。最具有新的意義的還是科學的文學化。由科學文學化而牽涉到科學和哲學的相互滲透的問題，那也是當然的。不過這也只是理論基礎的問題，譬如某篇科學小品是包含有觀念論的傾向，某篇科學小品不免夾雜着機械論的宣傳，都是值得加以檢討的；但我們並不要限制每篇科學小品都寫成一篇哲學的寓言，否則，便把這新生的嬰孩關進了狹隘的籠子，而無從施展其科學大衆化的神通了。關於這個聯繫問題，我以為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我曾經說過的「把重要的科學思想和